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四朝聞見錄 第六章 慶元開禧雜事

○淮民漿棗紹興和議既堅，淮民始（一作「咸」）知生聚之樂，桑麥大稔。福建號為樂區，負戴而之者，謂之「反淮南」。或士民一至其地，其淮民遇夏則先以漿餽之，入秋剝棗則蒸以置諸門，任南人食之，不取價。或遇父老烹牲於社，即命同坐，有留籩者，即請何為留，堅卻不受。自開禧兵變，淮民稍徙入於浙、於閩，至閉肆奪飯以■之。既歸而語故老，南人游淮者不復有壺漿、剝棗之供矣。○浦城鄉校芝草之瑞慶元間，予為兒時，父兄常攜入鄉校，觀大成殿第二第三級有芝二本甚異，狀如今赤角蕈（一作狀如金赤蕈），大而重複，色而（「色而」二字疑誤）加紫，旁緣以金。其一生於第三級正中，差大；其一生於第二級之側，差小。蓋緣金微有缺處。陰陽者流以為舊校與僧寺相直，且背溪山之秀，致鄉土累舉不利於南省，遂遷而與山相面，山形如月，而溪實朝其下。是歲芝遂產於殿墀，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，繼中宏博，而其婦翁開國楊圭，亦同年第。文忠官至腰金，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，楊公亦至佩金。此未足道，而二公所植立，與芝亦相似，造物有以啟之矣。

○台臣用謠言浙西有大臣許某者，以國恤親喪奏樂，又所居頗侵學宮，為仇家飛謠於台臣曰：「笙歌擁出畫堂來（原注：音離）國恤親喪總不知。府第更侵夫子廟，無君無父亦無師。」竟以是登於劾章。雖得於風聞，而許為大臣，亦未必有是。然人言可畏，為君子者亦盍謹諸！

○好女兒花金鳳花如鳳■朱飛舞，每種各具一色，聚開則五色成華，自夏至秋尤盛，謂之「金鳳花」。中都習，宮闈■矣語謂「鳳兒花」。慈懿之生，有■儀於墨民（原注：已載前錄。按：「墨民」，一本作「墨氏」，一本作「黑民」，未知孰是），名曰鳳娘，迨正坤極，六宮避舊稱，曰「好女兒花」。今行在猶然。○秘書曲水硯王大受號易齋，樓鏞號月湖，俱知名士也。王以吳公瑀三郊異姓恩補官，樓以科第進。樓為越錢清之煎鹽，以大受非他士比，至輟俸售青布袍以衣鹽亭煎夫，迺之越於常人（按：樓之迺王，或由王將至越代樓故。後段章公變榜客次，有「王煎鹽」之稱。此處敘次未明，疑有脫誤）。大受忽見迺者入，則驚曰：「此必科亭戶。」為之具法調臧，亟置迺夫於仁和縣園。遂以家奴攜一篋自隨，徑絕浙江，坐於鹽官之南向，鞭亭戶而訊之。樓在屏後曰：「王大受，爾以口舌得官，敢爾耶？」遂互申倉司。倉即章公變，變不直大受，猶未有以發之。大受與韓■青媿顧熹善，陰諷台臣平樓，至返其已舉，五劑（二句似誤。「平」或改作「抨」，「返」或「反」字之訛）。時鄭捐為熹屬，亦白其事於變，變尤不能平。大受詣台持諫官書，或謂程公出，又申以顧熹之書，變怒其書（此句似誤）道：「爾足矣！何發我以再三耶？」擲其書，叱大受，命典謁者掖大受下墀。大受以為士可死不可辱，欲委官而去，鄭以好語調停之。章榜客次：「王煎鹽，自今不許相見。」然為鏞者，未有以白於韓也。偶有僧拱老得小曲水磯於越山基壁間，乃獻之殉乳母葬物也。記文末一句云：「庶七百年後，知為餘之乳母也。」僧亟以白玫瑰。攻■鬼證據其事，洪因入都以獻韓。韓知其與攻■鬼游，曰：「近無恙否？久不得攻■鬼書。」洪因及鏞事，韓大怒以責熹。台臣視風旨，遂逐大受，盡返樓五劑。曲水小硯，韓以上進，詔付秘書省。其字多用《蘭亭序》。華亭名家子朱日新，自號文，為《文齋集》著為辨，刊以示人，條析縷數，與攻■鬼力辨其不然，蓋疑其中有乳母好「釋、老」之詞。釋之一字，特出於彌天釋道安之句，自晉、宋以來，未有合釋、老二字為一者。且盡翦《蘭亭序》中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。且云：「安知其硯出於七百年之後？」攻■鬼不欲與之深辨雲。今欲摹者，必白監長而後啟緘。秘府■後，不知硯猶存否？（按：王大令《保母墓磚》，宋嘉泰間出土，未久即歸秘省。當時模拓甚少，世罕流傳。獨弁陽翁周公謹所遺鉅卷。本朝藏高詹事士奇家。前模曲水硯式，上有「晉獻之」三字，帖存一百五字。顏行與戲鴻堂摹刻迥異，內云「八百餘年，知為予之乳母」，非七百年也。帖後題識多宋、元名流，篆、隸、真、行，各擅其勝。白石道人小字二千餘，備盡楷則，尤為希世之寶，不特賞其評鑒之確也。予偶得寓目，亟手錄之，盡二十餘紙，因校紹翁所記曲水硯事，附刊卷末，庶幾覽者益加詳焉。乾隆戊戌仲冬望後一日，知不足齋書。）

附刊

○追封岳侯制詞 見《金佗粹編》人主無私，予奪一歸萬世之公；天下有真，是非不待百年而定。眷言名將，宿號蓋臣，雖勛業不究於生前，而譽望益彰於身後。緬懷英概，申畀愍章，故追復少保、武勝軍節度使、武昌郡開國公、食邑六千一百戶、食實封二千六百戶、贈太師、諡武穆岳飛，蘊蓋世之才，負冠軍之勇，方略如霍嫫姚，志滅匈奴；意氣如祖豫州，誓清冀、朔。屢執訊而獲丑，亦舍爵而策勛，外卜詹威靈，內殫謀畫。屬時講好，將歸馬華山之陽；爾猶奮威，欲撫劍伊吾之北。遂致樊蠅之集，浸成市虎之疑。雖懷子儀貫日之忠，曾無其福；卒墮林甫偃月之計，孰拯其冤？迨國論之既明，果邦誣之自辨。中興之主，思念不忘，重華之君，追褒特厚。肆眚衝之在御，想風烈以如存。是用頒我恩綸，予遂之王爵。錫熊紅之故壤，超敬德之舊封。豈特慰九原之心，蓋以作三軍之氣。於戲！修車備械，適當閒暇之時；顯忠遂良，罔聞幽冥之際。諒惟泉窆，歆此寵光，可特追封鄂王，餘如故。

附錄

○晉王大令保母帖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（第一行），廣漢人也。在母家志行高秀，歸（第二行）王氏，柔順恭勤。善屬文，能草書（第三行），解釋老旨趣。年七十，興寧三年（第四行），歲在乙丑二月六日，無疾而終（第五行）
門方>（第六行）岡下，殉以曲水小硯，交螭方壺（第七行），樹雙鬆於墓上，立貞石而志之（第八行）。悲夫！後八百餘載，知獻之保母（第九行）宮於茲土者，尚焉（第十行）。

信天巢竹窗高士奇家藏典午今餘八百年，王家舊物不多見，萬古風流翰墨宗，雲仍忽得當時研。背題三字晉獻之，大令筆法無可疑。旁鏤永和二小楷，剝蝕漫滅僅可窺。稽山樵人何所識，■山得之同瓦礫。一旦歸於後世孫，地助天資不勞力。世間贗物輒亂真，邇來智巧尤日新。古意■然元易見，非歛非端過結鄰。憶昨常瞻大令像，磊■魁梧如字樣。此研胡為太眇然，再三把玩不盈掌。質小任重易相從，陳元毛穎隨西東。有時心與外境會，滴水變化生雲龍。細潤宜墨是研美，形■無尤非近制比。山陰親見羲、獻來，十襲珍藏莫輕與。

退堂僧了洪書家千載稱《蘭亭》，《蘭亭》真跡藏昭陵。只今定本誇第一，貞觀臨寫鏤瑤瓊。黃<門方>岡下得寶墨，古來燒磚堅於石。大令親書《保母銘》，況是當時晉人刻。磚雖破裂文多全，妙畫遠過《蘭亭》鏤。其間「曲水」「悲夫」字，■欲度驩驩前。我家阿連縛虎手，更得退堂方丈友。王君係出三槐家，參坐會文真耐久。田丁初來獻小研，尋見津津若微溜。細看背刻「晉獻之」，永和彷彿在旁右。亟訪田家叩所從，始知墓崩隨意取。大磚支牀得前□，□浮屠全尾首。字為十行行十二，百十有七二字漏。交螭方壺不復見，貞石摧藏鬆亦朽。我得此碑喜不寐，摩挲三歎歎未有。興寧甲子十四週，更閱三年仍乙丑。若非洞曉未來數，安知八百餘年後？坡翁應未見此志，《金蟬》之銘何絕類。又知文章有暗合，智謀所見略相似。二王遺蹤無所遺，誰知地下此段奇。三君共為成勝事，至寶呈露端有時。越山盤屈獻與羲，付與耳孫世守之。煩君更為護幽■，或恐恐如猶有知。

攻■鬼樓公銘墓三代已有之。薛尚功《鐘鼎款識》第十六卷，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乾墓銅■，篆文云：「右林左泉，後岡前道。萬世之寧，茲焉是寶。」蓋古者范銅精巧，鏤以為器，生死皆用。自漢錢幣益重，銅禁日嚴，工不宿業，於是陶土堅致與

鐵石等。予得光武時梓潼盧君墓磚，無敘所歷之官，末云「千秋之□」（按，元跡空一字），模脫隸書，而非鑄也。又有章帝時范君、謝君磚銘，以四字為句。厥後銅雀之瓦，遂可作研，字亦隱起。以此知東漢銘墓，初猶用磚，久方刻石。紹興中，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■■■■，時太尉許<有■■>家有碑漫滅，惟前百餘字可讀，大略云：「■■（按，缺處彷彿「夫人」字）會稽山陰人，姓劉氏，太尉之婦也。」任■■在梁撰《文章緣起》，乃謂志墓始晉殷仲文。洪丞相跋云：「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，疑■■時尚未露見。」其說良是，惜乎洪公不見漢磚也。由今論之，自銅易磚，自磚斲石，愈久愈簡便矣。嘉泰癸亥，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，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《保母墓碑》，因詳記於後。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周必大。

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《保母墓碑》。嘉泰二年夏六月，山陰農人闢土，得□磚於黃□岡，即是碑也。時有曲水小研俱出焉。色黝而潤，後有「晉獻之」三字，旁有「永和」二字。以志文觀之，蓋殉葬時物也。碑字十行，斷缺之餘，其文可讀，筆力遒婉，真有父風。今歸錢清王畿家。畿，字千里，好文博古，乃三槐文正之後，得所歸矣。碑云：「後八百餘載，知獻之保母富於茲土。」墓碑之出，實八百三十八年。獻之前知如此，異哉！閏十二月既望會稽太守豫章李王子敬父子工書，妙絕今古，固不待言。然世間金石刻，容有變壞，而此碑特陶土為之，乃知許壽誠為，差事至逆料數百載以期人知，則又超出形器之外，蓋非止囿於筆墨畦逕者，尤未易以常情論也。開禧丁卯季春十日□城宋之瑞『（按，宋之瑞，天台人。「城」字上當是「赤」字）。

此書後《蘭亭》十二年作，是時獻之猶未冠也。人多謂其勁健過於《蘭亭》，是殆不然。夫觀書之法，當如舊人，必老成而後見其全。庭少時，得獻之《洛神賦》小書，世傳小王晚年所作，妙極於此矣。後三十餘年，親見《保母》磚刻於臨安旅舍，筆法精強，宛若二人所作者，恍然謂前所愛《洛神賦》為非也。久而思之，蓋《保母》刻勁健卓立，而精神外發；《洛神賦》雍容和與，而勁健中藏。於是少壯、老成之別在是，而亦自喜觀書之法盡於是。若其文之簡易，事之符驗，此正晉人當年習尚，或議此書之非真，則過也。開禧丁卯四月會稽南明山人黃庭。自器之上陶，而墓之用磚，其來尚矣。有虞氏瓦棺，夏後氏十周，冶土之埏■■精緻，堅如金石。漢陽朔磚字云：「尉府壺壁，陽朔四年□朔始造。」其字畫奇古。西漢文字，世不多有，此字完好。居攝壇壇，刻石二，其一云「上谷府卿墳壇」，其二云「祝其卿墳壇」。夫磚有字，成帝時已見之；墳有刻，新室時已見之。晉大令保母之藏刻磚為志，亦當時承襲，視用金石為簡省爾。志云：「善屬文，能草書」，亦見聞間得於其父子筆塚墨池之餘習。小研隨之，不忘其生平之所好，抑以見志行之高秀歟？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，喜萃石刻器玩，蓋多邱壘中所得者。碑與器固可寶，其壞壞不顧，尚書樓公詩之斷章，厚德之言也，士大夫其鑒諸。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（按，以上二詩四跋，皆一手隸書，惜未著其姓氏也）。

嘉泰壬戌六月六日，■■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，得晉大令《保母志》並小研於稽山樵人周，二物予皆親見之。志以磚刻，磚四垂，其三為錢文，皆隱起，已斷為四。歸王氏，又斷為五。凡十行。末行缺二字，不可知（按，元跡「知」字旁箋）。第六行缺十二字，猶可考，曰：「中冬既望，葬會稽山陰之黃<門方>。」（今作「ㄛ方」）硯背刻「晉獻之」，字上近右，復有「永和」字，乃划成，甚淺瘦。「永」字亡其礫，「和」字亡其口。硯石絕類靈璧，又似鳳味，甚細而宜墨，微窪其中。或以為王氏舊物，用故窪，非也。按米氏《書史》，晉、唐硯制皆如此，點筆易圓也。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載八（按，「八載」，元跡倒寫），異哉！物之隱顯，抑有定數，而古之賢達，皆前能（按，「能前」，元跡倒寫）知之歟？又按《畫記》，大令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，年四十三乃終，上推至乙丑歲，年廿二，其神悟已如此，言語翰墨之妙，固不論也。此字與《蘭亭敘》不少異，真大令之名跡。不經重摹，筆意具在，猶勝定武刻也。梁虞和云：「羲之為會稽，獻之為吳郡。故三吳之地，偏多遺蹟。」蓋右軍自去官後，便家山陰，今戴山戒珠寺乃其故宅，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，去黃<門方>皆不遠，宜有是物也。

《保母志》有七美，非他帖所及。一者右軍與懷祖（王述）同家越，右軍郎邪族，懷祖太原族，故大令首言郎邪，所以自別。古人之重氏族如此。二者世傳大令書，除《洛神賦》是小楷，餘多行草。此乃正行，備盡楷則，筆法勁正，與《蘭亭敘》、《樂毅論》合，已外雖《東方贊》、《黃庭經》亦不合也。三者《蘭亭敘》世無古本，共寶定武本。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，寧不失真？此乃大令在時刻，筆意都在，求二王法，莫信於此。四者不惟書似《蘭亭》，文勢簡秀，亦類其父。又與叔夜、伯倫、淵明、遠公所作，同一『標置。五者定武《蘭亭》乃前代巧工所刻，嘗以他古本較之，方知太媚。此刻甚深，惟取筆力，不求圓美。「雙」字之掠，「夫」字之礫，「載」字之戈，「志」字之心，再三刻削，乃成妙畫。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，鍾元常刻《受禪表》，李北海之寓名黃仙鶴、伏令芝之類。此碑亦恐是大令自刻，不然何其妙也？六者意如婦人，而能文善書入元，乃知當時文風之盛，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、魏夫人、衛茂猗、謝道韞輩。又知古人教子，既使之外從師友，退居於內，亦使之（按，元跡「之」字旁：）婦人之能文藝、知道理者與之處。宜乎子敬為晉名臣也。七者預知八百年餘（按，元跡「餘年」倒寫），事雖近於異，然古之賢達如此者眾，伊川之為戎，樗裡之知葬，此出於神明虛曠，自然前知，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？但此字較之《蘭亭》，則結體小疏，當是年少故爾。右軍書《蘭亭》，時年五十一，多大令卅年工夫也。數日與諸名公極論，因備著之。

《保母志》與《蘭亭》同者廿四字：之（三）、年、在（各二）、文、能、老、趣、興、歲、丑、日、終、以、曲、水、於、悲、夫、後、者；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：行、秀、王、勤、書、善、七、十、三、二、月、六、無、小、冥、貞、而（二）；其嘗見於（按，元跡「於」字側注）大令雜帖者三字：獻、（二）寧；而見於《蘭亭敘》、右軍帖者，大令帖中亦多有之。此刻大都百五字，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，餘六十字，如：保、歸、柔、恭、屬、解、釋、交、螭、墓、志等字，尤精妙絕倫，晉、宋以來，書家所未有也。王戊十月，餘故人了洪法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餘，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，有野人自外至，出小硯以餽王君之子，雲春時■■山得之。洪取視，見硯背有「永和」及「晉獻之」字，知是墳中物。問：「有碑否？」野人云：「一磚上有字，已碎矣。」亟使致之。明日持前五行來，是時猶未斷也，驗是大令《保母墓志》，而文未具，又使尋之。旬日乃以後五行來，斷為三矣。一以支牀，上有「交螭」字者是也；一為小兒壘塔，上有「曲水」字者是也；一棄之他處，碎而複合，似有神助。野人周姓，居越之稽山門外，去錢清六十里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，亦異矣。王君攜磚硯入都，餘得借觀累日。或以為王君贗作以欺世，亦有數人刻別本以亂真者。然餘觀此志，斷非今人所能為。予學書卅年，晚得筆法於單丙文，世無知者。諦觀此刻，若合一契，而謂王君能為之歟？誠使今人能為之，則別刻本便當並駕，何乃拙惡如彼也？或謂大令晉人，不應於研背自稱「晉獻之」，此見其偽。亦非也。大令刻硯背以殉葬，知八百年後且出，故先書晉以自見。又案歷代印文皆不稱代，惟魏、晉率善令則曰：「魏率善某官」，「晉率善某官」，生人用印猶得稱晉，殉葬之研不得稱晉乎？或謂又（按：元跡「又謂」倒寫）蜀為李氏所據，久非晉有，安得廣漢人而為王氏之保母？此亦非也。獻之之稱郎耶，是時晉豈有郎耶哉？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。今西北人子孫多矣，然亦（按，元跡「亦」字側注）各從其父祖言之。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，爾後蜀雖亂，而晉遣使（按，元跡「使」字旁：）羅尚在蜀甚久，不可謂蜀非晉有也。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，軍大飢，蜀人流散，東下江陽。意如之出蜀，或在此時矣。或又謂佛之徒稱釋，起於道安，大令時未應有釋老之稱。此又不稽古之甚者。《阿含經》云：「四河入海，與海同流；（按，元跡「流」字：）咸四姓出家，與佛同姓。」釋，佛姓也，此土謂佛為釋久矣。志稱釋老，以佛對老，非謂佛之徒也。《晉史》云：「何充性好釋典，崇修佛寺」是也。然道安以前，比丘各稱其姓。道安欲令皆從佛姓，初不之信，後得《阿含經》，始信之。爾後此土比丘皆姓釋，如釋惠遠是也。案何充是中興初人，道安、習鑿齒皆依桓溫於荊州，正與大令同時，亦非異代事也。或謂此字多似《蘭亭》，疑後人集《蘭亭》字為之，此又不然。大令字與《蘭亭》同者，何止《保母志》而已？然大令平生行草多，正行少，試以《官帖》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，《相過》一帖同者十八字：相、終、無、日、在、未、暫、坐、感、感、得、古、盡、痛、此、所、不、流；《思戀》一帖同者九字：事、既、將、視、左、右、無、喻、盡；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：日、操、之、歲、盡、感、懷、不、亦、情、得；《靜息》一帖同者四字：靜、是、極、無；《發吳興》一帖同者八字：吳、興、感、喻、不、靜、兄、情。其他三兩字同者，不可勝紀。右軍、大令既是父子，不應疑其書跡之同，今人父子書跡同者眾矣。大抵大令字與《蘭亭》合，縱是

他字，偏旁亦合，如：兄、況、吳、娛、摻、■參，是也。縱是行草，下筆亦合，如：無■參、■■，是也。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，率多俗惡，此則高妙，如：老、夫、水三字，又似跳灶矣，決非集字也。或又謂降自南朝，始有銘志埋之墓中，大令時未應有之。此又不然。漢謝君墓磚云：「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，謝君造此墓磚。」又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，石窟中有漢章（按，元跡「幸」字側注）帝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，洪氏《隸釋》云。此亦埋銘之椎輪也，其不始於南朝明矣。或謂東坡《金蟬墓銘》云「百世之後，陵谷易位。知其為蘇子之保母，尚勿毀也。」此末章似之為可疑。予謂東坡意其理之或然，大令知其數之必然，作者之言自應相邇近。越人於地中得一石，有詩云：「笑椎畫鼓過江東，身到蓬萊第一峰。坐看海雲迎日出，千山渾在（缺二字）中。」末章又與東坡《潮》詩合矣。東坡固是文宗，然以兩《保母志》較之，高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。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，不當言歸王氏，《金蟬碑》謂之隸蘇氏為當。予謂既曰母矣，稱歸何嫌？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，故稱隸。使子由自銘，則不忍稱隸矣。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。

世人好妄議如此，令人短氣。予恐流俗相傳，誣毀至寶，故不得不力辨。雖然，妄議可以惑庸人，博雅之士一見自了，不待予之喋喋也。磚既入土八百餘年，已腐壞，恐不能久。近所摹本，比初出土時已覺昏鈍，摹之不已，日就磨滅，得墨本者宜葆之哉！

予既作此跋，將書以贈千里，以疾見妨，自四月至於九月乃竟。既致諸千里，後月餘，過錢清，與元卿、千里同觀，聊記其後。番易姜夔堯章。

（按，姜跋無印章，後「蓀壁」及「{■去}書」二印，去跋稍遠，皆收藏圖記也。）

「蓀壁」「{■去}書」二印俱紅文王郎擅風流，筆墨美無度。殘磚與斷刻，亦有神物護。埋光八百載，復出疑有數。偉哉義、獻跡，井見山陰路。抗衡《丙舍帖》，突過《黃初賦》。景師與陽朔，滲漫不足數。要須中山石，乃可與之伍。十行百餘字，一一生媚嫵。家雞與野鷺，此論吾不取。佳處將無同，■妙未易語。我貧乃嗜此，字字若可煮。不知何物媿，托此傳萬古。卻怪玉匣書，反累昭陵土。

三齊周密公謹父「密紅文公謹父白文齊周氏白文」

「才重」（按，「才重」字元跡：去，別注「撞」字於後。）破煙樓固未然而，唐■無晉刻絕相懸。莫將定武城中石，輕比黃＜門方＞墓下磚。

姜侯才氣亦人豪，辨析區區謾爾勞。不向驪黃求駟駿，書家自有九方臯。臨模舊說范新婦，古刻今看李意如。卻笑南宮米夫子，一生辛苦學何書。千年鬱鬱重泉，■出還隨劫火煙。斬借乾坤如有意，流傳君我豈無緣。漁陽鮮於「樞」伯幾父「箕子之裔」紅文蓋樞字上「鮮於紅文係殷周封白文樞紅文鮮於樞伯幾父白文」

「伯幾印章白文漁陽私記白文虎林隱吏紅文」

李氏墓下二尺磚，蛟螭矯矯星斗懸，埋沒黃土將千年，魚燈青燐照墓草，何人穿中得此寶，神物護持完且好。沙填苔漬餘十行，筆力猶媚紙墨香，曲水古硯昭其旁，世人千金求墨跡，眼前至■缶同瓦礫，子能賞之乃真識，大字無過《瘞鶴銘》，小字亦有《換鵝經》，君看行書有如此，從今不獨誇《蘭亭》。青岩生仇遠「青岩生白文仇氏仁父白文遠紅文」

秦川張垌謹觀於弁陽翁三秀堂。

「張■私印白文張季野氏白文」

丙戌冬，伯幾出《保母帖》相示，命題詩。次年春，重見此帖於弁陽山房，較前帖微不同。遂再賦並書前詩如左。社日遠頓首。

我愛《保母帖》，人傳中令書。不須疑斷缺，幸是出耕鋤。芸閣磚何在，《蘭亭》字偶如。周姜題品重，瓦石亦■。

「遠白文仁父白文」

大令書法美少年，玉函金匱隨飛煙，累累一百又五字，豈意近出黃＜門方＞磚，字奇文古兩超絕，《保母》從茲傾眾帖，誰將瓦合嘲玉碎，一片孤衷本相接。快劍橫斲鐵山摧，戲龍猛蹴銀河歛，方庭無月天地黑，仰視別有星離離。浪言貞石志千載，不及永和窪硯在，白石已仙千里死，千百人中幾人愛。《蘭亭》信美如捕風，貴耳賤目人響從，三日嘔血飢捶胸，葉公畫龍懼真龍。

錢唐白■廷玉父「錢唐白■白文」

鳥跡不復見，字體益以繁。變化各有極，何由使還淳。右軍天機精，筆端走風雲。萬世有能事，仰之道彌尊。後來獨超詣，乃有中令君。惜哉貞觀厄，真跡無復存。此碑出千年，筆法凜如新。至寶不淪沒，終為絕世珍。晴窗有真賞，妙理可忘言。弊弊今若此，誰能決其源。

巴西鄧文原善之父「鄧氏善之紅文鄧文原印白文」

「趙」

《保母碑》雖近出，故是大令當時所刻，較之《蘭亭》，真所謂固應不同。世人知愛《蘭亭》，不知此也。丙戌冬，伯幾得一本，繼之公謹丈得此奉，令諸人賦詩，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。丁亥八月，僕自燕來還，亦得一本。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，雖未得，然已可疑。世人若欲學書，不可無此。僕有此，獨恨驅馳南北，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。因公謹出示，令人重歎。孟順。

「趙孟■印紅文天水郡圖書印紅文」

黃＜門方＞斷刻得者誰，雙鬆下殉方壺螭。其文記述保母李，雲是大令之所為。點畫安知尚年少，筆不可掣從兒時。當其翰墨托久計，異哉歲月如前期。為憐樵人巧收拾，豈無行道猶嗟咨。殘磚裏送平原家，《閔古》眾帖奚獨遺。窮誠遠引商是非，貝眼落落多傳疑。塵埃尺紙拂陳跡，聞君好事卷贈之。簡編無端發汲塚，陵谷何年沈峴碑。坐中賞識本易厭，世外隱伏勞旁窺。騷人勝士一朝玩，孝子慈孫千古悲。君不見鍾侯書法亦大奇，下穿墟墓求其師。

山陰王易簡脫落黃■方帖，按辭大令書。稍作《蘭亭》面，七美諒匪虛。或訝缺勿毀，或疑集悲夫。考真固雲癖，訂偽亦以愚。第觀■中藏，清玩唯研壺。晉人擅風流，宜與後世殊。所惜尚言數，卜年八百餘。貞石久且泐，雙鬆當幾枯。片磚曷未化，逮茲厄耕鋤。方其內幽鑄，要以托荒墟。孰知坐此故，反能誤意如。傳世豈所幸，況遭孽韓污。辨端更為累，但資文字娛。陶土或若此，何為殉玉魚。

玉笥村民王沂孫詠道父三齊呂同老敬觀。

至元戊子鮮於樞再觀。

同曹彥禮。

祥雲五色出孱顏，名重黃＜門方＞九里山。中令幾多傳世帖，幽鑄豈願落人間？八百年從卜筮來，數終天地■還開。斷磚一出人間後，歎惜無人掩夜台。山陰後人王英孫永嘉俞德鄰、山陽湯炳龍、京口郭景星、濟南張謙、東陽胡長孺、錢唐白■、延平祝直孫同觀。

予嘗為諸君言：世遷物化以來，凡商彝、周鼎、漢碣、秦碑稍落人間者，傳訛襲是，奇詭蒼茫，豈能一一當時故物哉？而悠然悟賞間，正足寄吾千古之意而已。此刻清殊閒遠，如秋水芙蓉，超然自韻，故想見大令風度，而■■疵點，何耶？姜堯章，江東韻士，搜微抉幽，銖商黍析，磊落人似不應爾也。嗟乎，予視數年來故陵玉碗之殉，道山芸閣之藏，永寧金■之秘，淒然淪化，何可勝道？誰復過而睨之？此磚乃自托於江左承平之日，元公鉅人，爭相繅藉，夫物故有幸不幸耶？把卷之餘，浩歎久之。壬辰正月青原山龍仁夫。

「仁夫白文□復」（紅文一字莫辨）「麟洲」紅文太極判而陰陽，陰陽分而五行，全體散矣。書至乎二王，其全體之散者歟？壬辰三月東平杜與可拜觀。（草書）題大令《保母帖》詩一首（並序）

淮陰龔開淮陰龔開白文蓋開字上二王書由晉歷南北、隋、唐以至於今，學書家共知珍愛。大令《保母帖》近出埋壘中，乃復見珍於世。或謂字體若有所本，遂疑好事者為之。又其文與蘇文忠《乳母志》「後世知其為蘇子之乳母，尚勿毀也」之語相近，故疑者愈甚。古之君子，所自樹立，皆能自信自必，惟其自信自必，故人亦許而與之。傳之後代，理契言符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二銘語意相近，何必不爾？周公謹、鮮於伯幾各藏墨本，謂是於古磚上■無拂得之，視異時傳刻，特為可珍，亦既裝襲，作為歌詠，且帥朋從共賦之。餘謂大令名跡，有即遂傳，古今疑似，正何庸深辨？吾獨念保母而得銘，推而上之，於人倫風教有大關係。感歎之餘，作詩一首，用美其事，永錫爾類，實獲我心。其在字書，直可略焉耳。往餘於王氏清節堂初見此帖，自是時時見之。今而有作，固非偶然，其亦二君雅志，有以漸而成之也歟？丈夫生身迄成就，誰能滋長不從幼？父訓母儀無不至，提攜亦藉保母手。人生諸母均一體，譬如支節分跟肘。禮法其間雖有制，恩義於中當過厚。眾人碌碌無足言，有一名世合見取。江左諸王皆俊異，無人能出子敬右。平生豈獨藝學高，枝葉扶疏本根茂。他年保母例得銘，既賢子敬賢厥母。想見家庭保抱時，舉止儀容異諸婦。固應有子如己出，更得斯文傳不朽。一磚方廣數尺強，文字排行有奇偶。點畫微微見斑剝，陶坯泥沙相雜糅。不知何物使印泥，箱篋織文如杞柳。八法皆存舊典刑，骨肉中間見肥瘦。旁模小研形制古，彷彿猷如雕玉門。誰傳墨本到人間，一紙千金為渠售。好事人家僅有之，其不得者什八九。此碑端可植人倫，勿但將書比瓊玖。或云此帖有真偽，真偽何須苦研究？東生既死誰補亡，《南陔》孝子空白首。況乃文章到保母，居今絕無古或有。蘇氏仲和不諛墓，亦有銘文於乳母。陵谷變遷當不毀，其人自信仍有守。由來此事無隱見，為世大■存亦丑。請君因此二母銘，監取流芳與遺臭（篆書）。獨淮陰龔開，「開」字作花押體）。裙珠已化燒畚火，奇寶■■脫扁鎖。有美官奴發初{彭■}，母也恩勤嘗腹我。匪金匪石陶黃■垂，篆銘不朽靈焉妥。殉之不有■玉儼，有壺方觚覩圓橢。剋期八百今也果，破板欲墮逢王叵。朱方斷石元黃裏，小大不同同磊■。家公蘭紙契之左，終存悲夫涂亦可。彩旄桂旗傳刻伙，畫虎紛紛厭叢陸。斯文後出當大播，誰歟賈真辨瑣瑣？一笑不及王孫裸。

虎林盛虎「彪白文虎林紅文」

至元辛卯中秋日弁陽翁出示此卷，命題數語。然才思蹇澀，未能即就，姑識歲月雲。清江羅伯壽志仁同觀。大梁趙由之乃識。山陽湯■曾觀「湯氏君載」紅文《蘭亭》貴重玉石刻，雲是率更脫真跡。至今真贗亂紛紜，爭似王書親入石。八百餘年《保母》辭，獻之筆法似羲之。斷碑剝落百餘字，高作歐顏千世師。至元癸巳正月初九日丙寅題於錢塘寓居快雪齋，金城郭天錫，「天錫白文快雪齋紅文金城郭氏」

紅文元貞二年二月六日觀此卷於浩然齋■。

辛卯之秋，餘同伯壽過浩然齋，弁翁俾賦詩題此卷，今已九春秋矣，詩尚未就，良可一笑。然今公往矣，壽甫其寶之。趙由之乃重題。

大德三年子月十日。

大德九載會稽錢國衡觀於浩然齋，二月廿六日謹題。

《曹娥》、《洛神》遍堪輿，《保母》後出爭瀾趨。一時耳目喜新異，九原誰復哀意如。世人重藝不重義，每以好奇誇好事。《集古》、《金石》半豐碑，逝者似為書者累。八百餘載四字全，政同懸崖三百年。王畿不悟王元象，不如果也能興憐。但道青甃故家物，肯因陵谷憐枯骨。耳孫猶爾況他人，崇輶安生何可忽。昭陵之盜猶《蘭亭》，必無可欲乃妥靈。黃〈門方〉前車已如此，安保金蟬之墓終弗毀？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觀此帖。當時欲題數語，匆匆未暇也。今解後白雲山中人，又見之於是，弁陽翁已捐館久矣。乃知天地間法書名畫，自有神物護持，非其人不與。天瑞，天目閒氣人物，元英先生後人也。世為錦城巨家，自號義齋，家有白雲書房，江風山月吟窗，諸老品題咸在焉。其風流儒雅若此，故應得之也。於是喜而為書此詩云。延■己未重午日，北村老民湯炳龍書於保和讀易齋，時年七十有九。

□炳炳龍□父白文內二字不辨老苔蝕樵樵欲殘，斷磚文字氣兒寒。匆匆大令一哀寄，山鬼不借秋紅股。■深黃獨撐罇出，好事猶疑向來筆。汝州謫客亦偶然，千載何緣分格力。摩挲古意將無同，兒時保抱之朋繡紅。但持此念慰人子，喚起衰俗增淳風。

王大令《保母帖》世未之見，過臨安，適釣台，白雲孫義齋邀過其藏書之舍，首出此卷相示，老睫為之增雙明，恨操矛競後之紛紜，猜貳相半。予謂若此帖當貞觀年■■文皇，自應迂迴平生不肯略過之英盼，不復姑置，何得千載之下，以其偶眉山公《保母》末後句差相似，便謂雁大令以媒世俗，極可恨恨。雖然，政自不必辨證，豈無具一隻眼者？義齋其珍之。

海粟老人「子振紅文海粟白文怪道人紅文」

十年江湖，再歸錦溪已三年，兩到白雲書房，延■己未得觀此帖，不暇題品，以俟重來鑿玩以續之，桂月圓日，天目山雲溪□慶書（按，元跡「溪」下似「公」字，又似「台」字，莫辨）。

泰定二年首夏錢唐白■重觀於方氏白雲書房。

「湛淵子白■紅文棲霞山人紅文」

至正九年夏六月十七日，錢唐俞和閱寶刻於張氏閒止齋。同觀者蜀楊炳，同郡李嗣傷。

「和紅文俞子中白文」

興寧朽骨雙鬆下，經過無人知下馬。斷磚缺研出黃〈門方〉，乃屬錢清同姓者。文字刻畫殊草草，熟視姿媚仍蕭灑。勿訝此磚八百載，更有羽陽銅雀瓦。至正己丑歲夏五月，方外張兩關於浴鵝灣之靜舍，因題。句曲外史紅文右晉中書令、贈侍中、特進光祿、太宰王憲公獻之字子敬所書《保母帖》，十行一百五字，神采飛動，典刑嚴密，妙絕古今，與右軍《蘭亭》真角立無愧色。其中言後八百餘載而出，旁有小硯，背刻「晉獻之」三字。宋嘉泰壬戌六月三槐王畿千里得之樵人。予以《通鑑編年》並《歷代帝王編年互見圖》考之，自興寧三年距趙宋嘉泰壬戌，適合八百餘年之數。大令固非以讖緯術數計年月者，而先見之明不差毫髮，可謂至誠前知矣。此與《曹娥碑》蔡議郎夜暗手摸其文云「三百年後，碑塚當墮江中，當墮不墮逢王叵」同一應驗。古人高世遠識，知幾其神，類皆如此。稽之唐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，米南宮《寶晉齋帖》、《寶章待訪錄》，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、《法帖刊誤》、《廣川書跋》，太宗《淳化帖》及秘閣絳、汝、鼎、潭等州，臨江《戲魚堂》，江州《星鳳樓》、《大觀法帖》、《修內司帖》，高宗臨摸諸帖，悉未之及，乃知諸石刻皆在此磚未出之時。迨其既出，而後退庵僧了洪、樓攻愧、周平園、李豫章、宋赤城、黃南明、高恥堂群賢之題詠，白石姜堯章之考核，弁翁周公瑾之收藏，白雲方氏之儲蓄，趙子昂、鮮於伯幾、郭佑之、龔翠岩、胡石塘、龍麟洲、盛虎林、馮海粟、鄧善之、湯北村、仇山村、白湛淵諸公之題品，明白可驗。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，又百餘年矣。（按元跡「矣」字側注）今錢唐張君子英以簪纓之華裔，好古博雅，一旦得之，藏諸篋笥，復有先輩親染翰墨如此之多，手澤具存，可敬可愛。宇宙之間，惟此一本。鬆雪困學，雖亦有之，而無是連篇累牘之跋語，相去遠甚。子英復有賢子秉中甫為之嗣續十襲而珍秘之，斯帖得所托矣。於戲，張氏子孫孫其永寶焉。太歲至正龍集庚寅嘉平上日，平陽後學堯岳子泰甫敬書。

「翼善傳聖曰堯紅文平陽堯岳白文」（按，周公謹元跡作周公■董）

山陰野鶴家雞群，少年筆力扛千鈞。《蘭亭》日漫定武刻，墓磚晚出黃〈門方〉文。變體雄深自入妙，《洛神》媚婉疑失真。交螭飛去天地老，小硯猶餘字畫新。斷磚淪落復何處，墨本流傳今到君。閒窗止水閱萬變，人琴寂寞悲浮雲。美人久與黃土化，富媼自惜斯文湮。佳城見日故有數，瓦礫為寶寧由人？古今俯仰一感慨，於詎副墨更慙慙。《金蟬》後來何復云，君看北海下親親。至正甲午清明日括蒼林彬祖書。（以上宋紙凡十五接。）

晉王獻之，字子敬，羲之第七子，官至中書令。清峻有美譽，而高邁不羈，風流蘊藉，為一時之冠。方學書次，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，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。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。獻之初娶郗曇女，羲之與曇論昏書云：「獻之善論書，隸體咄咄逼人。」又書《樂毅論》一篇與獻之學，後題雲賜官奴，即獻之小字。獻之所以盡得其父羲之論筆之妙。論者曰謂如丹（元跡誤

「月」) 穴鳳舞，清泉龍躍，精密淵巧，出於神智。梁武帝評獻之書，以謂絕妙超群，無人可擬。如河朔少年，皆悉充悅，舉體沓拖，不可奈（按元跡「耐」）何。獻之雖以隸稱，而草特多，今觀壙石所勒《保母》一帖，逮研石小書，正與《禊帖》無少異，其筆法獨具體於乃父者。是刻世亦罕傳，比之定武《蘭亭》本，猶玉之於卞和，已精而益精者。況多前賢稱賞珍秘，細閱之，自有一種風骨，非他帖之可倫。予幸獲之，不啻拱璧，子孫其寶諸，永以為則。毋忽前人之志，斯可矣。「項元汴印」紅文「子京父印」紅文世人未識《蘭亭》面，肥瘦紛紛辨永和。細認黃<門方> 磚上字，王家筆法自無訛。

螭壺不見研形元，莫怪樵夫殘。知有意如保母事，勝同山石沒荒寒。「集古」歐陽尚未知，米家「待訪」錄仍遺。討求賴有姜翁在，況出草窗藏時。

三日晴和放盡梅，霧籠窗曉暗香來。獨將古帖閒舒捲，似對前賢話往回。（帖按元跡「帖」字注後）

康熙己巳得宋拓王大令《保母帖》於京師。是年歸草堂。甲戌秋，再入西華。丁丑秋，請養還北墅。此卷皆隨行笈中。每思題識數字，不敢輕為點筆。庚辰正月廿六日曉，起坐簡靜齋，展觀再四，念神物既為我有，若無記述，徒（按，元跡「徒」字旁：）後誰知之？因賦四詩。老懶不更潤劑，隨筆書後。時春物已和，梅花極爛漫矣。江村竹窗高士奇，年五十六。

「士奇紅文高澹人白文高詹事白文竹窗紅文一鄉看待老萊衣白文」